

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四卷

上冊

阿

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四卷

上冊

中華書局

敘例

一 在這一冊書裏，收晚清小說五種：寫維新運動經過爲重點的《冷眼觀》，以憤世嫉俗的常熟翰林沈北山爲主人公，從維新寫到革命的《轟天雷》，寫官僚買辦金融資本家胡雪巖腐爛生活的《雪巖外傳》，宣揚愛國主義的《孤臣碧血記》和揭露舊社會罪惡的《孤兒記》。

二 王濬卿（八寶王郎）的《冷眼觀》六卷，一九〇七年小說林社刊。這部小說，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晚清政治、社會，對維新運動的經過情況，敘述得較爲詳盡。甚至本質的指出，這是政府裏的有些人，「將計就計的拿着立憲兩個字來做楚歌用，想去吹散了革命的意思」。這也就是當時革命論與維新論一場激戰之所由起，革命論者首先從思想上瓦解了維新立憲的欺騙。但這部書存在的問題也多，如左袒慈禧，反對太平天国，神化鎮壓太平天国的劊子手鮑超，攻擊義和團等等。此外，還有一些黃色的描寫，我們作了必要的刪節。

三 藤谷古香的《轟天雷》十四回，一九〇四年海虞文社刊，寫沈北山事。戊戌政變後，沈北山曾上書清廷，請慈禧歸政，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一時閭閻全國。書中第九回敘華氏被羅姓霸佔了二百餘年的經過，是清室入關直到戊戌政變的縮影，而暗示華氏子孫已在進行恢復。書裏還寫了當時羣衆五千人爲光緒向慈禧抗議事。這部小說的進步意義雖然不大，但反映了作者接近革

命的主張。後來還印過逐回批評本。

四 《雪巖外傳》的作者署大橋式羽，發行處作日本東京，顯係僞托。本書寫晚清煊赫一時的官僚買辦金融資本家胡雪巖的帝王一般的腐爛生活。當時清統治者曾通過他向外國借債，對太平天国進行血腥鎮壓，以維繫其搖搖欲墜的統治。但他和帝國主義也是有矛盾的，最後終於被帝國主義制了死命。本書未能從胡雪巖的政治經濟生活方面着眼，對帝國主義經濟在中國的侵略也未涉及，是主要的缺點。

五 這裏還選錄了晚清古文體的創作兩種：一種是天僂生的《孤臣碧血記》，原載《月月小說》二卷四號（一九〇八），是借緬甸的歷史，反對漢奸賣國，宣揚愛國主義的作品，本事不知是否有據。一種是平雲的《孤兒記》，一九〇六年小說林社刊。寫一個孤兒爲飢寒所逼，加入盜夥，終至被捕、被殺的慘痛經過。本書自述是「感於囂俄《哀史》而作」，緒言有云：「積弱之民，非神明與體質並進於頑，萬無能倖存於一日，此孤兒之國民所以可悲也。」其主旨可見。

目次

上冊

冷眼觀

卷一

- 第一回 讀奇書舊事覺新民 游宦海燃其空煮豆
第二回 喪天良逆子累嚴親 逃國法刁奴畔賢宰
第三回 說韜鈴英雄傷往事 親宵小知縣誤前程
第四回 太史公冶遊遭奇辱 觀察使懼內敗官箴
第五回 繪旗人徽垣聚塵 說訟棍花封射影

卷二

- 第六回 一榻茶烟暢談怪事 百年眷屬誤種情根
第七回 去思碑過客憶甘棠 餞行酒同人爭折柳
第八回 翻新令妙語出紅妝 歎歧途熱心遭白眼
第九回 亂哄哄萬乘走長安 情岌岌隔窗聽密語
第十回 駐洋場虛心探社會 遇翻黨無意得機關

目次

卷三

- 第十一回 畫葫蘆巧計成虛話 翻舊樣妙女選情郎
第十二回 禍中得福老虎做官 笑裏藏刀烏龜出醜
第十三回 死中承誤認大小馬 活月老巧判前後夫
第十四回 夢斷鴛鴦魂銷穀埠 書傳魚雁淚灑申江
第十五回 渡長江扒手放謠言 保國粹傷心驚鬼語

卷四

- 第十六回 信數理新學辯神權 誤歧途杞人憂國事
第十七回 小司員冒險拜門牆 老中堂薦才遭黨禍
第十八回 梓鄉歸去災象驚心 噩耗傳來良箴動魄
第十九回 覺社湖魔王識天文 蘇州城周郎歸地府
第二十回 晴川閣兩次宴嘉賓 黃花滂一番談騙術

王濬卿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戴高帽政界有心傳 誤聖經俗儒多耳食
 第三十二回 笑官場鼓吹散鴛鴦 演幫匪么魔出社會
 第三十三回 訊理會堂上露真情 開喜筵同人出公份
 第三十四回 笑罵由他風生席上 好官做我月旦樽前
 第三十五回 雨金無術死後悟窮因 致病有原生前嚴胎教

下冊

轟天雷

題詞（劍心）

第一回 荷北山進京納監 韓觀察設席宴賓
 第二回 老師傳憐才成美事 新進士衣錦得榮歸
 第三回 荷庶常再婚貝氏 貝小姐初拒新郎
 第四回 拒新郎兩番設奇計 念舊交三友贈多金
 第五回 逢故友酒樓述奇人 滅天理羅莊奪基業
 第六回 賽西施重造翠微園 羅幹蠱監禁水心亭

卷六

第三十六回 樂極悲生粵人信鬼 盤根錯節婆子裝神
 第三十七回 吳鎮軍單騎救同寅 鮑男爵懼禍逃內地
 第三十八回 朱素蘭再領鶯燕班 祝如椿重酬風月債
 第三十九回 賓鴻棧醉夢兩模糊 普天香中西雙輯睦
 第三十回 釋嫌疑妙判仰前型 說考試奇談出後進

籐谷古香 三五

第七回 登長城少年雪涕 見宗室北山處館
 第八回 同豐堂飲酒高談 菜市口伏屍痛哭
 第九回 鬱忠憤掛冠歸去 莽風塵到處蹉跎
 第十回 半載飄零太史落魄 轟天霹靂編修上書
 第十一回 吳孝廉書齋聞新聞 荷編修衙門罵老賊
 第十二回 搶封章揮拳咬指 降上諭革職下牢
 第十三回 獄中初吟感事詩 海上出售鬼域編

第十四回 論維新初翻點將錄 讀序文歸結轟天雷

雪巖外傳.....大橋式羽 四二〇

序

第一回 精測繪湖山入畫 托寓言月夜逢仙

第二回 借衣冠熱中魏實甫 望門牆冷親胡雪巖

第三回 入芝園初仰豐儀 作工程嚴除弊竇

第四回 乘興踏月訪佳人 把酒對花談故事

第五回 八萬金落成大假山 十六院標題新匾額

第六回 造鏡檻豔奪烏銅屏 纏連鉤春在紅芸院

第七回 睡鴨爐求沽得善價 走馬樓門派住諸姨

孤臣碧血記.....

孤兒記.....平雲 四九七

第八回 德律風傳兒女話 侵晨雪請高堂安

第九回 擲果誤投懷王爺涎臉 看花齊拍手公子開心

第十回

擺體面連朝奉差委 剃眉毛拚命來開堂

第十一回 做生日雲棲設壇 發死昏佛龜看戲

第十二回 發寒熱香官逝世 驚炎涼左爵賚書

附錄

冷眼觀

王濬卿

卷一

第一回 讀奇書舊事覺新民 游宦海燃萁空煮豆

看官，現今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欲內免專制、外杜瓜分的一個絕大轉機、絕大遭際，不是那豫備立憲一事麼？但那立憲上加了這麼豫備兩個字的活動考語，我就深恐將來這立憲立不成，必定嫁禍到我們同胞程度不齊上，以爲卸罪地步。唉！說也可憐，却難怪政府這般設想，中國人却也真沒得立憲國民的資格。語云：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所以無論強弱榮辱，皆是自己做出來的，切莫要去錯怨別人。看官，你們如果不信我們中國社會腐敗沒有立憲國文明的氣象，我曾經得着一部社會小說，其中類皆近世實人實事，怪怪奇奇，莫可名狀，足能做一本立憲難成的保證書。我若不從頭至尾的細細說明，不獨看官們裝在一個大悶葫蘆裏頭疑團莫釋，連我也未免辜負那贈書的人一番苦心孤詣。我記得那年從東洋畢業回國，一逕就往北京去赴部考驗。因路上風波勞頓，覺腦氣筋裏異常困倦，聽人說琉璃廠是個人文薈萃之區，我獨自一人逛到那裏去醒一醒渴睡。忽從一家書坊店門首經過，見有一部手抄的書稿，表面上標着《冷眼觀》，我拿過翻開一望，見那書中記載

的人名事實，倒有一大半是我夾袋裏的東西，那著者竟是先得我心了。當下就問那書肆主人：「要幾何代價？」不意他不慌不忙，說出幾句料想不到的話來。看官，你們想他說甚麼？原來他說：「我這部書，却有兩等賣法。」我忙請問他哪兩等？他道：「若是頑固黨守舊派來買我的這部書稿，我非要英金三百鎊不可；倘有熱心公益中國前途新學界一般種子情願要，我就分文不取，雙手奉贈他也可以使得。」我見他吐屬慷慨，就對他唱了一個大喏，先致謝了他贈書的美意，然後向他說道：「我雖不是新前途，却也異乎舊黨派。我大概看了看你那書上的宗旨目的，不過形容着幾個舊社會的怪人怪事，哪裏就值得許多的金鎊？」他聽我駁詰他，不由的把鼻子哼了一聲說道：「不舊何新？不鐵何金？我這舊社會的怪事，正是那新前途的阻力，不可不叫大家知道知道，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你如果能擔任我這印行的義務，我尚有後三十年的怪世界，正在調查豫備立憲時代的各界魑魅魍魎一般變相，候我成了稿，索性贈與你做個圓滿的功德。」我方欲再同他周旋兩句，忽見空際墨雲四合，哦，不好了！將近要落下大雨來了。我就急忙袖好書稿，匆匆與書肆主人作別回寓，將那本《冷眼觀》取出來，從頭看去，及至看到那書上的人種種腐敗，我那立憲絕望的心又不覺油然而生，只得灑了幾點熱淚！再看那上面寫道：

唉！半生辛苦無人問，留得溫嶠一部書。我姓王，名字叫王小雅。曾記得我那十七歲上，我父親子雅公在南京上元外翰任所，一病不起。看官，我父親本來不是老教，曾由咸豐壬子科舉人，膺錄議敘知縣，就選了一個福建光澤縣的缺分。正欲打點赴任，不意我伯父文勤公適由粵藩擢升閩撫，

這光澤縣正是他屬下，在別人也不過照例迴避罷了，但我伯父的爲人，外寬內刻，他自己經歷的宦途，也就危險得很。當他中了翰林，留京供職的時候，正值粵匪擾亂之際，又因禁這嘮什子鴉片烟，激成圓明園一炬之禍，咸豐帝挾兩宮出狩。彼時京中對逃官禁令森嚴，凡私離職守的人，政府裏都記了一個底冊，以爲將來勒令休致地步，可巧我伯父的大名，亦在其內。當日幸遇晏侍郎端書奉旨回籍團練，他同姓晏的本有世誼，就隱在他的名下，改名凱泰（原名敦敏）。事後保了一個四品卿銜，加捐浙江補用道。適當金陵尙未克復，朝旨命合肥李文忠在蘇滬一帶剿辦粵匪，同我伯父正是優異同年。那時非比目下科舉絕命的時代，這「同年」兩個字，讀書人是最重的，一見面就委他辦淮軍營務處，又委他創辦蘇省牙釐總局。杭州一經肅清，我伯父即署了浙江督糧道，轉運漕糧，順便就赴部引見。其時西佛爺亦甚疑惑他是逃官裏頭的人，怎奈他官名已改，又加上有一位最有勢力的親王從中緩頰，說他是奉旨隨晏某回籍團練奏保有案的人員，又說了一聲：「從前在翰林館的時候，先皇帝很賞識他。」也該他官星發達，這一句話剛巧打動了西佛爺愛屋及鳥的念頭，不到一二年，就把他開臬陳藩，轉瞬放了福建巡撫，這是我伯父一生的歷史。當我父親選授光澤縣缺，正是我伯父到閩撫任的時候。因我家四代同居，及至我父親，與手足更相友愛。詎料我伯父不但存了一個越人肥瘠的思想，而且恐我父親做州縣官，設有虧空，不無累及，於是想出破壞的法子來，對我父親說：「大凡做州縣官的，第一要有一副假慈悲的面貌，第二要有一種劊子手的心腸，第三還要有一肚皮做妓女的米湯。你如今自問這三種裏頭，有哪一樣？所學非所用，豈不是白白地去自家吃苦麼？你若不聽

從我改了知縣，憑你飛到天上去，我也有神通叫人參掉你爲止。」一陣連勸帶嚇，我父親就改就了這上元的教諭。在任十六年之久，並未革過一名秀才，報過一個劣生，所以我父親故後，靈柩回籍的那日，學校中人，不約而同的白衣送葬。再加其時江寧太守李筱軒是我父親壬子鄉榜同年，上江兩縣仰承首府的意旨，加派了得力的家丁，帶領許多民夫在碼頭照料，我就同我母親一逕回籍。其時我伯父早在閩撫任上積勞病故，幾位哥哥雖蒙聖恩隆厚，分別陞了郎中主事，只是各人都擁着十幾萬銅臭，醉生夢死的過活。我回籍次年，就將我父親入祖塋安葬。轉瞬已是三年，我業經交到十九歲上，本年正該除孝，我母親就替我趕忙娶媳婦兒。這門親却是我母親的姨姪女，在南京時就早經定下來的，我當時也歡歡喜喜的去迎娶。不意過門之後，未及三朝，我的妻子就想爭權攬利，着實的探聽我家裏有多少存款，有多少田地房產，便慫恿我同我母親分居。我因此大不爲然，夫妻就不甚恩愛，遇事齟齬。大約人家娶了不賢孝的婦女，猶如國家出了不忠的臣子一般，總是爲着權利二字的病根做了主動力，往往鬧出許多亡國亡家的亂子來。當時我因他是我母親的姨姪女，又不便同他時常吵鬧，只好想出一趟門，迴避一年半載。彼時我不在家中，或者他們婆媳漸生和睦，把這權利化歸烏有，亦未可知。我主意已定，便屢次求我母親放我出門謀事。我母親不但不肯讓我出外，而且以大義申飭了我一頓，說我燕爾新婚，理應同新婦在家朝夕侍奉，倘得一男半女，也不枉他老人家養有一場。說罷，就嚎啕痛哭，倒把我嚇了開口不得，只得候了好一會，等我母親怒氣稍平靜些兒，因輕輕的稟道：「不是我做兒子的放着現成福不享，一定要拋妻撇母，背井離鄉；只因家中素

來和睦，設或將來自我發難，弄得骨肉參商，豈不要被人唾罵？所以還是暫離膝下的好。」我母親聽了我一番話，摸不着頭腦，只好帶怒叫人將我的媳婦兒喊來，就把我說的話去告給他，問他不知道？他起先也是一竅不通，兩隻眼睛望着我發怔，後來忽然回味，不由的臉泛桃花，一言不發，只管朝着我敢怒而不敢言，又像似含着一包眼淚，欲申訴又無可申訴的樣子。我此時終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想起他離慈蔭太早，失人教育，以致做女孩兒家的義務多有缺憾，反動了個矜憐他的念頭，也就不欲當着母親深追他過不去。於是低了頭，長歎了一聲，不辭而出。剛剛的退到天井裏，忽見家人們傳進一封馬遞文書來，我急忙接過一看，並非別人，正是我那李筱軒年伯由南京府署發來的信。我當時不知底細，心中疑惑不定。及至拆開一看，原來是我年伯替我將我父親在日兼辦的幾宗差事，統留一年；又代我薦了個句容縣張大令的書啓兼雜務館地，每月束修是英洋二十四番，連關約附在信內寄來，囑我見信即刻動身，慎勿延誤。我自思此番可巧師出有名，遂拿了來信去稟知我母親，商議第二日就動身前往。我母親雖是不願意我遠出，然見我有了館地，也不便十分攔阻，只好勉強作歡顏，囑咐我遇事謙和，不可恃才傲物，我一一的答應了。只有我媳婦兒見我飄然遠舉，毫不以室家爲念，便誤會我是一種薄倖人物。雖經我再三的撫慰，終覺有點不好過的意思。我也只得明知故昧，同他胡混了一夜，託他安心侍奉婆婆；且家中統共只有親丁三口，我如今再出外，只餘婆媳兩人，切不可稍存私念，自尋苦惱。到了次日，雇了一隻長行的邵伯划子船，辭別了母親，將行李搬上。時值初春天氣，寒威較重，適東北風大作，正是一帆飽掛，不到兩三日，早望見兩點金焦，

長江如足練一般，舟子打起鑼來，乘着順風，那隻船如弩箭離絃，頃刻間已至石頭城下。我就算還了船錢，將行李雇了兩疋馬，駝至城內狀元境一片集賢客棧內住下。明日就去江寧府衙門稟到稟見，我的那位李年伯見了我，甚爲歡迎，對我說是：「你來的甚好，如今我薦你的這位張大令，却是與你父親同我皆是同年，而且與現任制軍張香帥又是會榜同年。目下不知因着一樁甚麼事，急得發了瘋症，前天藩台瑞方伯意欲將他撤任，是我回明了制軍，說張令半世青燈，一行作吏，到任後吏治過於勤勞，偶染痰疾，刻已稍愈，若把他平白撤任，不獨張令性命將有不保，亦且將來地方官將無人肯盡心辦事。當下制軍沉吟半晌，對我說道：『此事昨日藩司已經回過我，我因爲同張令是同年，却未曾答應，看他那副神情，似乎還未知道我同張令是有年誼的樣子。好在張令同你也是同年，此事就煩你轉致藩司，請他替張令設個法子，只要公私兩益就得了。』我只得答應了下來。剛巧藩台那邊已經有了消息，派了傳事號房在院上候我出來，對我說是：『藩台有要事待商，立等傳見。』我下了院，不及回到自己衙門，就一逕上去上藩台衙門。我下了轎，剛要上官廳，不意藩台的執帖家人走來回我說是：『藩台吩咐過的，李大人早到早見，晚到晚見，叫家人們伺候着，一到請不必落官廳，就請到內簽押房裏坐。』我當時就隨着那名執帖家人進去，誰知藩台已經在花廳前面，笑容滿面的拱着手迎了上來，不容分說，一把攔了我的手，一直的扯到簽押房裏面坐下。也不容我行禮，口中對我嚷道：『句容張令，兄弟實在不知道同大帥及老兄有年誼，兄弟一時糊塗，誤聽敝署錢幕藩靜齋的話，說張令痰迷心竅，恐怕貽誤公事，所以回明了大帥，要想派個人去代代勞。如今既知道是

老兄同大帥的老同年，這撤換的事，兄弟是萬不敢做到。但是須想個妙法，要地方上公事既不攔誤，張令又可在任安心調理，兄弟方於大帥及老兄面上交代得過去，所以請老兄過來，彼此商議商議。」一時那位錢穀師爺也過來了，又說了許多不知得罪的套話。於是大家公議，想出了一個法子來，當時是我說：『不如由卑府委一名發審委員去，代張令襄理庶務；再寫一封信，將大人成全他的意思，知照張令，囑他趕緊醫治如何？』藩台聽見我的話，用手拈住八字鬚子，點着腦袋說：『甚好，咱們就這樣辦。老兄回了衙門，費心在候補知縣裏頭委一名去就是了。』彼時我答應了一個『是』，藩台一端了茶碗，我就辭了出來。誰知藩台送我到宅門口，回身進去，我剛轉過臉來，忽聽得後面一聲怪叫，我再掉轉頭去一瞧，却是藩台唱京調二簧的聲音，我只好裝着聾子沒有聽見。此事前日已委了一位姓呂的去，也是山東人，與張令同鄉，他們又一向交好，此番去當他的發審，是無有不合式的。這呂委員到差第二日，我就接着張令的稟函，他甚為感激，並同我要位知醫的朋友去診病，帶辦書啓，這是明明投桃報李的意思。我所以想到你身上，就把你薦了去。再者，從前老年兄在任兼辦的文廟樂舞同各書院監院點名的差事，我早回明了制軍，委你們的後任接辦。其中統留一年薪水，候你來領，你明日即具一張墨領來，將此項銀子領去，雖然不多，也可以寄回去稍微貼補家用。」我聽見我年伯一番話，感激無地，簡直差一點兒哭了出來，只有聽一句，答應了一個『是』字，直至聽完，我方住口。我年伯還要留我便飯，是我立意不肯；又將我母親替年伯母年伯請安的腐套說了一遍，我年伯也問了問家鄉近況，一路辛苦，以及來省現寓何處，我又一一的告給他聽。見日已過午，恰好

有人來拜會，接着又是督院傳見，我就乘勢辭了下來。從府署回寓，略一轉彎即到。纔走至我住的第八號門口，猛抬頭看見一人，黑胖四方臉，兩撇黃八字鬍子，戴了一頂暖帽，水晶頂花翎，身上穿了一身灰鼠袍套，跟班的倒有六七個。那人仰着臉朝天，鼻上架了一副又黑又大的墨晶玳瑁邊眼鏡，從第九號房間裏一掀門簾，蹣着官步出來。跟班的狐假虎威，口中吆喝着叫我讓開，便一疊連聲嚷叫「伺候呀！伺候呀！」我再留神一看，見他那門楣上貼了一紙梅紅片子，上面寫着「正任寶應縣杜寓」七個字，此時纔明白是我們老公祖杜法孟，不久因案弔省察看的。我心中想着，這班狗奴，主人業已鬧出亂子來的時候了，功名保得住保不住尚不可知，住在一個客寓裏，尚且如許吆五喝六，眼下無人的式樣，若是印把在手的時節，還不知要怎麼魚肉鄉民，塗炭地方呢！怪不得一個好端端的實缺知縣，弄得撤任調省。我正在那裏對着房門楣上紅紙條子出神，不提防從房裏忽地鑽出一個婦人來，一陣香風，正在我的肋下撞了過去。接着房裏又跑出一個未着長衣的男子來，趕上前一手揪住這婦人，連推帶抱的兩人嘻嘻呵呵拉進房去。只聽見那婦人口中帶着笑嚷道：「我不來了，黃師爺真的這麼鬧，老爺一下子回來看見，成個甚麼體統？我不來了。」說着，又是一陣嘻嘻呵呵笑個不住。我再一留心，見那男子不過三十上下，倒是個小白臉兒；那婦人也不過二三十歲，雖是徐娘半老，却也風韻猶存，再加一雙媚眼，兩道秀眉，對着人有意無意的低眸一盼，也覺得有一二分騷態撩人。我心中認着是杜老公祖帶來的隨身侍妾，頗怪他帷薄不修，轉念既是姨太太，自必有僕婦跟隨，如今這房裏並無別項女眷，其非姨太太可知。或者是個私娼，叫了來伺候的，亦未可知。再朝着房裏

一聽，却是放着房門簾，銀蒜低垂，玉人無語，靜悄悄的一點兒聲音都沒有。我正欲轉身回房，忽然聽見客寓門外一陣嘈雜，接着那兩扇中門呀然開放，一把紅傘，一頂藍呢四轎，抬了進來。及至下了轎一看，原來就是適纔出去的那位杜老公祖拜客回來。又猛聽得九號房中咯喳一聲，只聽那婦人埋怨那男子道：「你看，你這個人心倒有多粗！連帳子都被你弄掉了下來。」那男子回道：「這纔叫做戲台上出大恭，大家唱不成哩。」兩人說了，又是笑將起來。我其時正吸着一口呂宋烟，聽了這句話，也不由的要笑，幾乎被那口烟噎出眼淚來。及至回過頭去一望，那位杜老公祖下了轎並不回房，還衣冠齊楚的立在那客寓裏一間會客廳旁邊，不住的用手去拈他那朝珠上的紀念。幾名跟班的，却是川流不息在棧門口，張頭探腦的向街上望。又聽見那杜老公祖扯着滴溜滾圓的道地京腔嗓子，對着他的用人問道：「到了麼？」有個年輕的跟班見問，垂着手先答應了一聲「是」，又回道：「還沒有到。」我看了看此種神情，想必是專誠候一位尊客來拜會的光景，所以有這種出門如見大賓的現象。不多一刻，聽見遠遠的鑼響，只見一個跟班的氣喘吁吁的跑進來喊說：「到了！」杜老公祖便忙將一雙馬蹄袖子放了下來，然後舉起右手無名指，對準暖帽的中縫，同他那鼻準一絲一毫都不歪，必恭必敬的站在那客寓的二道門裏邊，寧神息慮的靜候。跟班的個個都帶着紅纓大帽，站在天井裏伺候。少停一會，那鑼聲更近，紅黑帽子，一遞一聲的哼呵，轎子已經在門口打住。忽見一個像號房的人跑進棧房，手裏舉着一副紅全箇大帖，口中不住的嚷道：「寶應王少爺住在第幾號房間呀？我們是府大人親自來拜會謝步的呀！」我一聽，纔明白是我年伯來同我鬧官場虛套。當下棧

中茶房將那人領到我面前，他就衝着我請了一個安，笑嘻嘻的說道：「我們大人來替少爺請安謝步，還有要緊公事要當面談呢。」我將帖子接過來一望，上面寫着：「世愚弟李廷簫頓首拜。」我便趕忙的對那號房說道：「這稱呼是萬不敢當。我此番未曾帶有用人，就煩你替我說我不在寓裏，擋你們大人駕。如有話吩咐，少停到衙門裏去領教就是。」那號房領了我的話，轉臉出去，對他們本官說了。接着又聽見鑼聲，我知道我年伯已是回去，但是我心中甚不放心，不知要與我有甚麼要緊話說。我本來秉性急躁，隨即進了房，就想穿件馬褂，立刻前去稟見。誰知我纔跨進房門，又是一個戴紅纓帽執帖的家人，跟着我進來，倒把我嚇了一驚。及至接過帖子來一看，却是一行官衙小字的手本，我心中已猜到八九分是那位杜老公祖，我便不去看那手本是寫的甚麼，當時裝着不認識，沉着臉對他說道：「你們老爺是誰？這帖子恐是拿錯了的罷，你回去問一問明白了再來。」我說完這幾句話，便不去理會他，我自去開箱找尋衣服。剛巧府裏二少爺有封信來給我，拆開一看，却是已經封備樓船一隻，停泊桃葉渡，替我接風帶餞行。這位二少君表字雲卿，早已中過翰林，爲人風流倜儻，我去見年伯的時候，在簽押房裏會過一次。如今他既高興來交結我，又何能裝着假道學的模樣不去應酬他呢？當下就給了他一張回片，說是立刻就過來奉陪。我等府裏送信的人去後，再看看那杜老公祖的跟班，已不知是何時溜了出去。我心中本來有點瞧不起這一班人，他既知難而退，正合我的意思。我便一邊穿好了衣服，將房門鎖起，一面就尋找茶房來交代他的鎖鑰。剛要朝外走，忽聽間壁房裏，王八兔崽子的亂罵，又說：「這點兒小事統不會辦，要你們一班混賬行子幹甚麼